

C & G interviewing Sony about Hong Kong's Harcourt Road 《C & G 訪問 Sony 有關香港的夏慤道》

訪問日期: 2024年的7月18日

訪問以港式廣東話進行，另附英語翻譯。

C: Clara Cheung, G: Gum Cheng, S: Sony

G: [00:06] 現在是2024年7月18日星期四。現在我們在... 226的studio那裡... 現在訪問Sony，現在正式開始。時間就是下午的4點10分。

S: [00:29] 好，首先讓我講一下我怎麼認識夏慤道...其實年份是有一點點含糊的，[但]可以找回一些紀錄... 因為那時候我就跟朋友一起...對香港的本土歷史和文化很有興趣。那我去了參加一個叫做香港古物... 古蹟辦事處的導賞員訓練。其實他們... 因為古物古蹟辦事處，如果是叫做文物徑，他們[辦事處]叫文物徑的，就有四條文物徑的。那當然，他們這些就是要在一邊走路，一邊做導賞。另外它有一些就是定點的導賞，我就參加了它那個叫做... 文物徑導賞[員]的培訓。那... 當然四條路線我們都有[被]訓練過，但是那時候，我很有印象我考試... 我是考香港島的。因為要考一個試你才可以做到它的導賞員...

G: [01:44] 那年是哪一年呢？

S: [01:46] 我要找回那個紀錄... 有點含糊的。我想是二零零幾[年]？是的，二零零幾[年]的時候。接著因為我對香港島... 我比較熟悉，因為其實它有兩條[文物徑]在香港島，其餘有兩條文物徑在新界的...

G: 九龍沒有的？

S: 九龍沒有的... 那因為我本身我在香港島出生的，後來才長大了才搬入新界的。這樣變成... 我對香港島我是很有那個印象，好像覺得很熟悉的。香港島有兩條文物徑的，一條叫做上環線，一條叫做中區線的。那我記得我考就應該... 我是考上環[線]的，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後來我就[被]派了去帶中環[線]。那時候，因為考的時候，它都要我們讀這兩條... 這兩條[港島文物徑]，因為我考港島[文物徑]嘛，要我讀這兩個地方。如果講中環[線]我讀的時候應該... 我印象中那條線就要由香港大會堂，沿著...愛丁堡廣場？接著就在匯豐總行，接著走上香港公園。在香港公園那裡就停的了，條路線就是這樣的。所以走在大會堂後面就是夏慤道。所以我們就要講... 我們沿途就要講不同的地方... 就是地標啦，我們要解釋，啊，這裡和香港有什麼關係、那時候的街名、地名或者那個佈局是... 為什麼會這樣的呢？所以我就那時候知道夏慤道其實就是一個... 一個軍方的人員的名字，就是在那裡這樣的啦。接著後來就到... 2007年，我就在金鐘那裡上班。那我公司... 那個公司大廈的那條街就是夏慤道... 是的。所以我就那時候大概... 那時候八年多九零年，就經常在那... 啊，應該不是。我公司是... 我2007年入職，我[公司]應該是2012年就搬的，就是搬了去上環，所以我有...四[至]五年就在夏慤道上班... 夏慤道我就覺得是一個... 尤其是我上班那裡就很方便的，因為真的，一般來講出地鐵站就[下]雨都不用搵[擔心弄濕]就回到公司。如果打風呢最開心的就是... 一下去地鐵站，[乘]搭一個站去尖沙咀吃飯，再搭一個站回來，哪怕是黑雨、紅雨、什麼雨都很OK的。所以那時候就是很方便的。我們都試過由... 金鐘，然後就走去大會堂喝茶，就真的沿著夏慤道，一直走去大會堂喝茶，這樣都有試過。這個就是我最... 叫做... 不早[年紀不少]，[年紀]都很大了。那時候就比較對夏慤道最深的印象。

G: [05:12] 那時候的夏慤道，你覺得是一個怎樣的地方呢？其實... 都沒有什麼特別的...不是說生氣的，純粹都是交通繁忙的一個地方啦那樣。

S: [05:32] 我很覺得就是一個商業區，上班下班會經過那裡。晚上過了六點多？鬼影都沒有一隻。那... 譬如我要去大會堂看表演啦，除了大會堂那間美心，你都沒有地方吃東西，就是靜悄悄的。然後走回去金鐘又真的是靜悄悄的。總之一過了上班下班就靜悄悄的了。最旺[多人]的就是有遊行的時候，大家一去太古廣場... 和金鐘廊那堆，其實大家就已經下了去地鐵站散隊[解散]的了。基本上那時候是去到那裡的... 很少去到中環的。基本上去到那裡左右就幾乎是散的了，我印象中。因為[我]經常在金鐘那裡找廁所，找完廁所就散隊走[解散]就很少...我印象中很少去到中環的，但是好像都不關後來政[府]總[部]去了那裡的，因為政[府]總[部]，你還沒搬去添[馬]公園？還沒搬去那裡的時候，其實在匯豐[總行]後面的。其實你去到那個交叉位，基本上大家都停了的。你應該不會過長江大廈，應該去到... 因為長江大廈上去就已經是政府[總部]的了。其實你都不會去到長江大廈的，去到那裡... 大家都走[解散]了，所以我覺得應該...後來就覺得最常會經過夏慤道就是... 去遊行去到統一中心，然後不就是有個轉彎位，然後就可以去政[府]總[部]啦，然後那裡有地鐵站的嘛，然後在那裏離開... 是的，後來的印象就是這樣。再之後就不在那裡上班，基本上都不多會去，除了真的要去大會堂看東西[表演]，那就會去啦，還有去那個... 還有遊行，就是剛才[說的]那個路線，去到統一那就散隊[解散]了。

G: [07:57] 因為夏慤道真的是一條很大的馬路...

S: 是的，是的

G: 它是block[圍堵]著一整節的[一段距離的]，和政府總部那裡...

S: [08:07] 是的。平時是你不會專程走來走去的，那裡的話... 是啊。

G: [08:10] 嗯，是的。就算遊行去政府總部都是要在下面那個... 天橋的下面的公園這樣塞回去的嘛...

C: [08:23] 想問多一點點古蹟辦事處... 講歷史的那些內容裡面，就是關於夏慤道的，都是很短的... 還有沒有多一點東西呢，你記得... 還有什麼要講呢？

S: [08:41] 其實講夏慤道不多... 其實主要是講一點點... 就是整個中環、金鐘那個佈局的。因為其實那時候是... 還沒建造那堆東西[大樓]之前，就是還沒建造太古廣場... 或者過一點點... 下面，其實近海那邊... 其實全部[以前]都是軍營來的，其實整個金鐘、中環近海那邊其實是個軍營來的... 所以就有軍器廠街，其實那堆是軍營來的。還有有那時候那個就是那個... 現在的解放軍大廈，那時候叫做添馬大廈？三軍... 三軍大廈？是不是叫什麼三軍大廈？就是現在的漏斗... 漏斗那座東西，就是它改了名字... 還沒改之前忘了叫什麼名字... 是不是也是叫天馬... 添馬艦總部？好像是叫添馬艦總部？那這個位置我們介紹多一點的，然後就上去太古廣場，那堆其實就是軍營了。因為它下面就是軍隊，就是海軍那些軍隊，上面就是全部是barrack [軍營]那些他們住的地方

G: [10:05] 那些什麼司令府邸？

S: [10:07] 是啊，那些什麼三軍司令官邸，然後就是美利樓之前，其實是軍營來的。然後... 全部上面應該都是那些什麼威靈頓軍營啊，那些全部都是他們的軍營。那些... 所以其實那裡，我們就會compare[比較]一下其實整個地方，就是那時候英國人的佈局，它上面就真的是政府山，下面就是軍營，然後他們就是要有他們的很傳統的東西，所以他們有木球會... 他們有木球會，他們有聖約翰堂，就是他們的宗教地方。接著有他們的... 接著有政府山，還有... 就是他們應該好像有個... 好像有個警署的，忘記了那個警署... 好像在警署，我印象中... 它有兩個警署的，一個就是在... 中環再過，近上環，應該好像忘記了有個幾號的警署，然後灣仔那邊，就是去到合和那邊又有個警署。其實它整個山，就是它整個範圍，它整個範圍... 那時候是去到這麼大[規模]的。所以我們... 還有它那個... 你現在在太古廣場一出呢，你向中環，它這邊不是電車路去匯豐[總行]的嘛，這邊就是那個長江大廈，前後其實是包著匯豐[總行]的嘛。其實它那時候，我們聽有個... 講香港歷史的老師說，其實如果英軍只要block[圍堵]那個位，它就... 其實那個位置它的佈局是這樣的，它是前後封鎖，你中間進去，它就已經是困住你的了

C: [12:11] 你再說一次哪個位置block[圍堵]...

S: [12:14] 只要它在金鐘道... 就是近... 電車是沿著... 灣仔，然後一路出就是太古[廣場]。太古[廣場]，然後下去，就差不多看到匯豐[總行]了，它是這樣下來的... 它是向右邊下來的。然後它的左邊其實就是皇后大道，下面就是好像是德輔道？就是這樣丫又下去的。總之這邊就是長江[大廈]，這邊就是... 下皇后像公園的嘛，那這裡就是中銀[大廈]後面匯豐[總行]這樣的。你反過來看呢，其實它又是... 這邊就是電車路，那裡叫什麼循道衛理教堂？也就是灣仔那邊。這邊又是電車路，這邊就是皇后大道東的嘛。其實它只要block[圍堵]這個丫又位，和這個丫又位，接著它這裡下面已經是軍營，也就是它軍隊的地方，這裡又是它的政府山。其實你要搞事的話，它這樣已經封鎖了你，它就已經是一個很好... 那時候說英軍它設計這個做政府山，它就是這樣來的block[圍堵]住，就只要有人進去搞事，或者什麼什麼的，它這個位置就已經是可以這樣block[圍堵]到你了。那上面的什麼，那些路呢，其實它又是兩邊。一道block[圍堵]住... 那四方形呢，那這邊已經是海的了，那你就不會做到[突圍]的啦，還有它的軍營、有添馬艦在那裡，其實它這個框，它就已經可以block[圍堵]死你們這幫人。所以這個就是它們本身是一個防衛的設計來的。我聽他們曾經這樣說過

C: 聽也是很合理的

S: [13:58] 它這邊是叫政府山。它過了皇后大道東，那邊就有律敦治醫院那些東西，其實那裡他們好像... 那時候那個山叫醫院山。其實那邊是有幾間... 有些醫院的東西在那裡，所以那裡它們就變成是醫院山，其實是讓有需要的時候... 其實它們很近，可以去到醫院，還有是不走下面，是走上面

C: [14:26] 而在這個框裡面，夏慤道就是近海的一個... 一個很重要的一條路那樣...

S: [14:32] 其實夏慤道是後來填海填回來的嘛。其實應該最早我聽他們說，其實應該比較舊的路就是電車路而已，就是皇后大道和電車路那裡是比較舊一點的路... 其實電車路向海已經其實是慢慢分階段填[海]回來的。越直的路越是填回來，彎的路才是原本的路，直的路是填回來的。

C: 可不可以說說夏慤道平時日常，就是其實都是上班、下班、商業區，然後晚上就沒有什麼人了，其實都挺悶的，那附近。但是去到譬如一些...譬如2014雨傘的時候或者你剛才說某些遊行的日子，有可能會經過，2019有很多遊行的時候，有很多時候會經過，你會不會想到有些什麼這些所謂社會運動的一些場景... 而又在夏慤道附近[發生]有些什麼特別的記憶呢？

S: [15:58] 我那時候雨傘... 我是有下過去幾次的，都是平靜的。我不是很critical[關鍵]時間... 應該是晚上就下去。那時候我記得大家都已經有紮營的了...是紮營，然後有人在那裡看書、唱歌，有些義工就會走過來問一下你要不要水，要不要一些食物。但是我應該... 我是沒有碰到我認識的人的，因為其實我不是很認識那時候的人，所以我又只是純粹下去... 貼一下連儂牆那些... 都沒有特別很多參與的... 有兩個情況是... 我記得我沒有記錯的話應該是它... 9月... 應該是2014年9月它[警方]放催淚彈的，那裡好像是夏慤道來的，我記得那天我應該是去了台灣出差。我應該是... 我忘記了那時幾點，我好像是回到來就打開手機，就發現是，哇，這麼嚴重？放催淚彈？這樣... 但是當然我剛剛下機就當然... 沒有[去到現場]，都很緊張，不知道什麼事... 不是吧？在搞什麼？[但]都是回家的。

G: [17:28] 就是放催淚彈當日，就是9月28日當日那晚，你就從台灣回來的？

S: [17:34] 是的。我記得我應該是那時候... 我還沒有... 我是還沒有，應該我忘記了幾點，應該我上機的時候好像還沒有放催淚彈，但是下機的時候，電話收得到[訊號]的時候應該就是正在放[催淚彈]，或者是放完了。所以...所以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為什麼會這樣的？發生什麼事呢？中間明明好像好好的，就是我們都在一直想著，其實那個佔領是會維持多久呢？因為它[警方]不會一直被你佔住，但是那個問題[是]你不知道它會怎麼樣去完結這個佔領。這樣...所以... 就是因為大家就是不知道什麼時候[清場]，所以突然之間到那天，還有它用什麼手法[清場]，就是[發生]那[一刹那]才知道。那接著第二件事就是那年應該是選特首，應該是曾俊華對林鄭那年。我就已經在第二個[位於中環的]寫字樓上班的。但是我寫字樓看過去是看得見大會堂的... 我印象中那個位置，我不肯定是不是夏慤道，但總而言之是貼著大會堂，一個轉彎位，就是舊天星碼頭和大會堂中間馬路邊的那個轉彎位... 就好像曾俊華是租了一輛巴士，一輛雙層巴士？他就應該是... 我記得好像是...前一天？好像投票，不知道前一天還是第二天... 前一晚還是前兩晚，接著呢，就在下面全都在[拉票]。我們公司[那裏]都聽到，聽到有聲音，但是不知道在說什麼。接著就透過窗看下去，見到大家是全亮起手機那些燈在那裡這樣...照著的。我不肯定，但是就是總之... 就是有個雙層巴士，突然就有些支持者，在那裡揮[亮起了燈的]手機。因為我覺得... 我是在中資機構工作的，接著我同事是內地人，我同事就說，他在那裡做什麼？那我就說，他選特首嘛，在那裡大家什麼... 就是講一下自己有什麼抱負吧？然後他就說，你們明天是不是有得去選啊？就是明天還是後天那是不是你們可以去投票啊？我說，誰說我們有得去投票啊？他說，哈，選的嘛。我就說，特首是不到我們選的。[他說，]不是你們好像有得去投票啊？我就說沒有的，我說整件事是錯的，我們是沒得投[票]的。我說只有千多人可以投[票]的，我們是沒得投的，但是我想我說完之後他都不會知道我在說什麼。但是我不肯定... 這個我是比較有印象，但是我不肯定那個位置是不是叫夏慤道... 但是其實，就是... 到現在，就是那一陣子到現在我們都是沒得選[特首]的。

G: [21:05] 那邊可能是龍和道...

C: [21:10] ... 近馬路那邊，還是近... 不過巴士在那個... 就是in between... 可能in between夏慤道和龍和道...

S: 不肯定... 真的不肯定

C: [21:10] 因為它[電車]應該不會在夏慤道停的，因為夏慤道... 電車...[行車]那麼高速，應該不會的... 你先轉進去的嘛... 夏慤道附近... 近大會堂那裡停？

S: 因為我那天查過，其實大會堂是‘疊’住了一部分的... 它應該繞了去裏面的，它應該不會停在夏慤道外面的嘛

G: [21:47] 也就是很接近夏慤道？

C: 附近啦？

S: [21:53] 是呀

C: [21:53] 但是想問，譬如... 因為你說你有... 譬如雨傘[運動]的時候去夏慤道... 有看過就是... 看過當時佔領的狀況... 就是如果用那個場面和你平時沒有佔領的時候，就是日常的夏慤道比較，可不可以形容一下那個不同... 那個不同，有什麼特別呢？除了有很多人在那裡... 但是有沒有一些東西是很特別或者甚至觸動... 或者是很值得去記錄的，我們應該要知道的？那些狀況也好，那些感覺也好

S: [22:36] 我沒有特別想過有什麼不同... 但是如果要比較的話，最簡單就是平時[在]夏慤道，你不會想過整條這麼寬的路是沒有車走，然後是不同訴求的人會坐在那裡，還有不是坐十天八天的，他[們]也坐得比較久的日子

C: [23:06] 79天，有些人不同計法，79天...

S: [23:13] 還有... 基本上是大家是不會很互相干涉大家的。我懷疑...因為我沒有在那裡逗留了很長的時間,所以我不肯定... 舉個例子，會不會大家其實都明明不認識的，大家會變成認識的。明明是...會不會是，比如我聽過的話，有人舉個例子可能白天都是走了去上班的，或者是走了去工作的，晚上才回去那裡坐一下跟人聊聊天、看書，有些[人]直接真的在那裡過夜[過了一晚]。我也聽過有這樣的case[個案]，就變成了我覺得是一個要很有堅持的情況，因為其實那時候是一段很熱的時間... 你7月就去到9月，其實那時候是很熱，還有就是香港會突然下大雨等等的，所以我又覺得其實是大家應該是很堅持，還有應該是很互相幫忙的，那段時間，因為其實我不知道... 有時候是不是會覺得很無聊呢，坐在那裡？我不知道，我們很積極地看大家是很有抱負，大家是想去做一些事情，[爭取]真普選等等的... 但是其實大家都知道不容易做的，而是互相鼓勵之餘，其實是不是都會... 都很氣餒，因為... 那段時間應該是政府沒有回應的嘛，是不理睬大家的嘛，你繼續做你的，它繼續做它的，只是差在它在什麼時候動你們[清場]而已，那時候是這樣想的。所以其實是都挺無奈的，但是... 我又沒有那種... 雖然我上班放工不用經過那裡，但是我又不會覺得人家妨礙我。可能我不是在那裡經常出沒的，那你一定有辦法上班的。那我又... 那時候只是公司叫大家不要下去，那我當然不理它啦，那我也不經常下去，我偶爾會下去...

C: [25:55]是不是可以說，那是一個中資公司？

S: [22:58] 是的，是的。然後我不理它的，然後我有時下去... 然後又有時候去旺角，總之我也有下去的。那我那時候沒有... 不知道的，那時候沒有[2019年]那麼複雜的，又不會說戴口罩。那時候還沒去到這個[2019年的]情況

G: [26:23] 講一下，現在夏慤道，真的是佔領期間，純粹是佔領期間，在那個時間你都說去過幾次。你有沒有試過... 使用過他們那些東西呢？例如去廁所在廁所那裡有很多...

C: [26:42] 不同的參與佔領的人分享的物資

G: [26:46] 是的，那些物資。有沒有試過過譬如他給你水，你有沒有真的拿過水喝... 拿來喝？

S: [26:52] 我記得好像... 我也有拿過那樣東西。我記得一早，可能我真的不記得...可能是她問過我要不要水或者餅乾之類的，我說不用了謝謝。她說拿吧，不怕的。那我見她是那些小妹妹來的嘛，那我見她那麼熱心就拿了一包。然後後來我都忘了在哪個位置放了錢在捐款箱的。廁所就沒有用過的... 所以我不知道廁所[環境]是否惡劣

C: [27:22] 他們放滿了洗頭水、肥皂，不惡劣的... 之前有人分享了很多... 不同牌子的、美容用品、衛生巾...

S: 但那個廁所是怎樣的？那個廁所，譬如你用洗頭水大家會在那裡洗頭的啦？

G: [27:36] 有人在那裡

S: [27:38] 但是那個設施是怎樣的？

C: [27:39] 沒有洗澡格的，但是我沒有目擊那些人怎樣洗頭或者洗澡，但是看到有洗澡... 就是政[府]總[部]樓下的廁所，那裡的女廁在政[府]總[部]樓下，煲底附近也有個女廁，另外政[府]總[部]樓下近一點那裡也有個女廁

S: 但是那個女廁... 你講的那個女廁是正常的女廁來的嗎？

C: 是的，是的，所以本身是沒有洗澡設備的，就是水...

S: 即是洗手盆[那個位置洗頭]的意思嗎？

C: 我覺得是抹...我覺得是抹身的比較多。洗頭都還可以的...

S: [28:12] 因為我經常認住你這樣...你能洗澡、洗頭，以為好像人家的石澳泳灘那樣，有四個站[立式洗澡]位[置] (笑)

C: 沒有(笑)，沒做到... 是的

S: 沒有... 沒用過。我完全不知道他們的廁所在哪裡，只是下去看看他們在那裡看什麼書啊...

C: 記不記得[他們在讀什麼書]啊？

S: 真的讀[教科]書，真的讀書... 溫習而已

C: [28:40] 那你會不會有印象，你當時遇到的一些參與的人的年齡，剛才你說的都是比較年輕的，大部分都是年輕人？

S: [28:53] 是的... 不知道是否大家想著晚上不回家的都是年輕人呢？我想二十歲也不到的，他們也十幾歲而已

G: [29:09] 那你當時...據你的觀察，你覺得那些氣氛怎麼樣呢？是不是都平靜、和平？會不會是想著一些很激烈的東西？還是好像將一個自修室轉移到這個地點呢？

S: [29:27] 我覺得我下去的時候... 我看他們是真的好像當在自己家裡。有些人在那裡打遊戲、有些人在那裡拿著手機看東西、有些人在那裡看書... 沒有特別聽到他們討論一些... 很策略性要做的事情，都是很... 當自修室那些。有些人在camp[營地]睡覺。其實我估計可能...可能大家都覺得這件事是要持久做的，不過就不知道那個持久是可以多持久的意思吧... 我不覺得大家是很激[動]的，那時候。就算到最後都紮馬的時候，都不是留守的人先紮馬的，是應該... 應該想清場的那一方[警方]，他們有行動大家才開始緊張起來的...

G: [30:47] 那一直去到[20]19年的時候，那個時間就長一點，但是[發生]那個點就未必真的在夏慤道，但是[20]19年至2021年頭的時候，你有沒有在那個夏慤道附近... 就是經過或者參與之類的，或見到一些東西呢？

S: [31:21] 真的是夏慤道吧。因為其實某程度上我覺得那個戰線已經有一點點移了去龍和道啦，就是那時候。因為其實龍和道是新... 比較新的嘛，那條路。那... 我們是，如果我們出去參加活動我們，都是大致上走到剛剛我說那個太古廣場對面，然後有些人會去到那條天橋，出政[府]總[部]的那條天橋啦。有些... 那時因為已經封路了，其實你不用走天橋的，只是跨過那條石駁，你就能到政[府]總[部]下面的了。其實我會覺得整個範圍... 就已經不是夏慤道那一段了，已經擴大了那時候...如果計算[20]19年開始，幾乎一有東西[發生]，在那一段時間都會去參加的... 越來越想就是你‘散水’的時候怎麼散的... 大圍是這樣走，你就跟著這樣走，但是最終越來越麻煩就是你怕‘散水’的時候不能散，因為封了地鐵站你不能散的話，你就要想你怎麼走。有些要上環走、有些要回到灣仔那裡走。我們不是那些年輕人，有時候我們去到那個範圍看到... 走不及，就是知道人頭湧湧但你也不知道湧去哪裡，我們就湧回去中環，然後坐一會，找個地方坐一下、休息一下，再看看怎麼走那樣。那我覺得是年輕人比較緊張的

C: 可不可以多說一點為什麼年輕人會比較緊張？當時的情況是怎麼樣？

S: [33:44] 因為有一些日子走到金鐘，其實他已經封鎖了，應該是那些真的年輕人...那些年輕人，他們[警方]是比較針對他們多點，那就變成了，比如他們[年輕人]隨便在地鐵站走過都被人攔著，被警察截[停]。反而我們平時走過，舉個例子我穿著黑色衣服的，我隨便穿上另一顏色的衣服，其實可能已經... 接著...又可能已經可以走過[沒事]了，所以就好像沒有他們那麼危險。我記得有一次，忘了，也是星期六天的時間，我從那裡走都走不了，在金鐘，接著我們就繞後面走，走了去中環，已經接近娛樂行那邊，但後來我們發覺為什麼我們去到娛樂行都嗅到...都嗅到催淚彈呢？因為原來它[警方]就是在環球大廈那邊已經施放[催淚彈]了。那其實，就真的傻傻的，那時候其實已經是後期一點，因為有些...再後期一點就是，我有些朋友已經不敢出來的了

C: 有沒有印象後期是比如612差不多200萬人遊行，然後後期一點是7月8月還是9月？

S: [35:38] 我記得7月多吧？總之它們已經那時候應該...我記得是他們已經不當催淚彈是什麼東西了，是也釋放，不是也是放的那些情況，都是中環來的。那然後...到後來就...2019應該去到...中大理工之後就開始很靜，靜了一陣子11月

C: [36:11] 差不多11月了

S: [36:13] 是的。那後來就應該...到後來...應該好像是去到...我忘記12月有什麼事了。去到1月的時候...2020年1月的時候，就開始武肺[covid-19]了，那它[政府]就趁機用武肺這件事不讓你們聚在一起。其實這件事就已經某程度上就是...用這件事來幫助[應對]抗爭，但是我記得我中間那時候，我都會去的，例如那些什麼‘和你lunch’。還有在，中環應該是在皇后像廣場，它都有些集會的，例如我記得有一次是紫色的，就是說是女...維護女權那個有一次是...

C: [37:11] 紫羅蘭的那些組織？

G: 紫藤？

S: [37:13] 我記得（在新聞報道上看到）有個女生，有一個女學生是中[文]大[學]的，後來是質問段崇智的，開始她蒙面戴口罩的，後來有一次不知道，她是在中[文]大[學]和校長對質的時候，她就開了口罩質問校長，為什麼會不幫學生。那一次就是接近那段時間...我記得有一次是晚上來的，有一個紫色的，那些我們都有去的

C: [37:45] 愛丁堡廣場？

S: [37:49] 對，愛丁堡...愛丁堡好像又有一次，不知道是什麼，不知道是誰搞的。然後有一次就是在立法會那裡，那個立法會大樓外面那個皇后像廣場，都有[參與]。有一次，我記得有一次何韻詩都在那裡，但我不記得那一次是什麼集會

C: [38:12] 不如你說說‘和你lunch’是什麼？是不是在商業區附近發生？

S: [38:14] 那時候...那個時候我在中環，我知道多數都是近著愛丁堡廣場，或者皇后像廣場，或者甚至乎在IFC的那個商場裡面...還有會不會在天橋外面呢？我不記得。那大家就是...總而言之lunch的時間大概我想是...總之不知道看Facebook還是看什麼大家一說‘和你lunch’，然後大家一點多的時候就會下去那個地方啦，就是剛才我說的，要麼是IFC商場，要麼是皇后像廣場，要麼是愛丁堡[廣場]那裡。然後大家就下去，有些人會拿著一把傘，拿著一個黃色的雨傘、有些就會拿著一些標語、有些就這樣，比如穿黑色衣服，然後站在那裡，都是唱歌，唱‘榮光’，喊口號，然後就真的...是很快的，就是20分鐘，是的。後來就越來越‘快閃’的，因為它[警方]真的是抓人，連‘和你lunch’都抓人...就算他不是真的抓，總之是抄牌，就是抄你的身份證，問你做什麼，其實就。所以那個時間就是變成‘快閃’了，後來就變成‘快閃’，那麼最後甚至乎去到很後期，應該2020年的時候，是不是有一個人叫什麼Lunch哥？一個人，他直接是站在那裡，不做事，不斷拿著一張蘋果日報站在那裡而已，都被人抄[身份證]。後來有些人是...有些人是直接舉著一張蘋果日報站在那裡而已，歌都可能未必有唱，那就已經被人抄[身份證]。就是這樣。但是其實那時候都多人有做這些的，還有不只是中環，好像比如尖沙咀那邊都有的

C: 就是一些商業區，大家可能白領上班的地方，辦公室樓下？

S: [40:38] 是的，是的

C:[40:42] 可不可以補充一點點，為這個紀錄...因為2014年你剛才說過要真普選，到了2019年其實你會看到那個公民運動，或者是一個大型的社會運動裡面，其實香港是在爭取什麼呢？

S: [41:03] 我想2019年的時候最早，因為其實我也算...因為我有一個朋友，他就關心逃犯條例，所以其實我記得我印象中第一次沒有去，第二次不知道幾萬人，那次已經好像是4月來的，那次我就第一次去

[上街]的，那就是因為我朋友說，喂，來了，出事了，那最後那次就出來走，應該。我看回那些紀錄，應該是好像3月走那次，但是不知道只有幾百人還是幾千人而已，到第二次好像4月多，我就那次走[上街]，那最後看回那個情況我才知道發生什麼事了。那時候我們很記得就是最初就是真的很針對逃犯條例的，就是覺得沒有理由任你引渡？應該是說，你說要引渡一些罪犯的話，我那句就是罪犯的定義是什麼呢？任你說我是罪犯就是罪犯。我們覺得不是那麼簡單了，就是這樣。所以那時候...其實真的很傻，其實不是很關自己的事的，但是總是覺得不對辦，所以都是要出來爭取啦。那去到很關鍵，應該就是612... 69、612的時候，其實就是為什麼這麼多人出來，完全都沒有人理我們？那你發覺那時候沒有理由的

C:就是政府沒有回應？

S: [42:55] 是的，政府沒有回應，還說要繼續二讀、三讀這樣，那整件事沒有理由的。我們覺得沒有理由而已，那當然要出來[上街]。去到後來612...就是繼續要讀嘛，那去到614還是615就... 應該是梁凌杰？就在金鐘道跳下來。那時候大家很... 就是你沒想到，就是想回《十年》那套電影，它不是那時候說其中有一段是說自焚的嗎？其實它有五個單元，裡面有一個自焚。就是那時候看的時候，印象就是會這樣的嗎？後來發現，原來真的會發生的。然後就...我都不覺得...那時候是沒有人回應嗎，所以其實整件事就是很憤怒。再後來就是去到...對了，就是在使用暴力，我們覺得是很無理暴力的時候...那時候我們就覺得應該...就不是逃犯條例這麼簡單了，而是就是覺得政府是濫暴了，就是其實那時候是濫暴，所以那時候我們才有五大訴求。其實那五大訴求都好像...我印象中不是在說逃犯條例的了。其實那五大訴求... 就是說

C: 應該是有正式去說完全撤回[逃犯條例]

S: [45:02] 是的，要撤回，就不只是什麼暫緩，那些不可以，我們就要撤回... 釋放回那些抓了那些人，接著要去[開]獨立調查委員會，然後其中有一個是真普選的，最後有一個應該是真普選，不記得怎樣了。總之其實我們覺得那個濫暴是很...那時候我們覺得已經是不合理，不合理，後來就越來越嚴重了，就是變成了它的嚴重就引致抗爭的人都要升級了。那變成了你升級，它又更加要升級，其實就是不合理了

C: [45:59] 所以你接著也有繼續支持這個運動？

S: [46:00] 有啊，但是我們都是和理非而已，我們都。不是真的...

C: [46:05] 但是之後拿著報紙都要炒牌[身份證]...

S: [46:10] 其實我們的公司都是不讓我們出去的，但是我們都是鬼鬼祟祟走出去啦，午餐那些就背著手袋走來走去，假裝路過，走來走去，總之在那個範圍出現。那麼其餘的時間都有戴口罩的，那有些就是，譬如我記得有一次，好像是走到... 然後那次我記得不知道是不是反方向走，總之我去到銅鑼灣走不到，我要走到北角才能上車，才有車能過海。那麼總之不知道用不同的方法，那麼我就算...我那時候我朋友沒有出來，有時候我都自己出來的。就是譬如在西九那些呢，我都有自己出去的。那麼在佐敦走不了就慢慢走到太子才走。那麼... 是的，我會覺得始終你不是人多，我反而有時候覺得你人多幾個人，穿黑衣服，反而可能有時候會危險一點的，就是我一來不是年輕人、二來，接著走來走去，我又覺得它[警方]好像不太理我這樣。我當它不理我，還有我又不是特意去衝擊它的。總之我看到你在上一條街，我就想走下一條街。那麼到目前為止我都沒有那我又幸運沒有試過說坐車過海沒試過他說他在隧道口接巴士的那麼我到目前為止也幸運，沒試過... 坐車過海，在隧道口攔截巴士，都沒試過[遇到]。那時候[我們的]背包，我們都是戴上索帶啊、戴著傘啊，那些。其實如果它們[警方]上車真的查你背包都挺麻煩的

G: [48:28] 那說回啦，想要一個小小的比較啦，如果2014年，譬如夏慤道那個佔領，那麼就是一個定點，在那裡，有些人，有些活動。那麼在[20]19-[20]20的時候呢，其實就是很多個點，很流動地去做。如果你比較，也就是2014年那些人和人的那種關係和2019年那種人和人的那種關係，你怎麼看這兩個關係呢？即是當中譬如，有沒有什麼轉變啊？那麼這種轉變究竟是好還是不好啊？或者它會延伸到什麼出來呢？

S: [49:15] 如果很快那麼想那個比較的話呢，我會覺得2014年大家，那個整個行動和大家人與人之間都是比較單純的。就算你對政府那個取態都是比較單純一點的，即還沒到大家很對立，互相都覺得對方邪惡啦，即是我會覺得是大家都傾向單純是一點的...那我相信在那個地點，即是例如大家每晚，隔幾晚又會見一見面，一個禮拜見幾次，那些其實我覺得大家是會真是認識到人，我猜... 我猜真是認識到人和有一點點...大家可能有一班人，譬如舉個例，這個位是有幾個人在那裡唱歌的，這個位大家是在那裡聊天，或者有些社工在那裡和大家聊天，即我會覺得他們會親近一點的，我覺得，我不知道有沒有錯啦。

但是去到2019/2020的時候呢，其實因為沒有了一個定點，即大家很‘流水’呀，即是會很機動性，就是已經大家發展到是即後來已經是蒙了臉啦。我相信是譬如如果大家本身是有個group一直check開的，可能大家都只不過是知道大家的外號而已，不知道... 即是[大家]出來蒙著了[臉]，大家都不知道大家是誰來的。我猜有些人很熟的那些會知道的。即例如可能他們一完了[抗爭]就已經有一個地方，是大家換衣服，我聽說那時有些人租了一些房呀，可以上去換衣服啦，那些...那我想那些他們真的很熟的，那些會知道。但平時我想他們真的不知道大家是誰...還有應該是真的多了很多...我不知道雨傘那時是怎樣啦，但是我聽回那些人說其實去到2019、2020[年]呢，出來爭取的有些人應該都是比較專業的，即是專業人士來的。其實他們應該可能...真是有事的時候，他們那個代價都蠻高的，但是是不知名的，即大家不知道是誰來的。即如果你2014的時候，其實出來那一群人都是會上台講話呀，即萬一要清場的時候大家要怎樣，即會講的嘛，他們那幫人其實大家已經知道，有名有姓，是什麼，也都是一些可能有領袖，也都是二線的，那些大家有時可能都拍照說得出他們的名字來的。但是去到2019、2020年的時候，其實那個已經真是沒有一班人出來做領袖囉。他們真是很私底下有不同的群組去做事。他們可能是想到一些戰略，怎樣去對抗，怎樣撤退，這樣。所以會有機會就是其實他們要... 即沒事就沒事囉。他們...因為他們本身不是一些公眾人物來的，沒事就沒事囉。到有事的時候其實他的代價都是嚴重的。那你現在一直聽那些法庭審訊，其實有一些人他是一些專業人士，不過[當時]大家都不知道他是誰。所以我覺得那個整個背後是... 那個組織[性]是不同的。即是我又不可以說他們沒有組織，但是那個架構是不是[2014時的]那樣東西。但是另一個情況就是，他們那個小組裡面，那班人呢應該他們的互信[度]都是很高的。但是他們的互信是基於什麼呢？其實可能是大家不認識的嘛，就是純粹是一個... 就是一個連登group或者一個TG group裡面，其實大家可能素未謀面的那二十個人，或者多少人？那可能有group A和group B？那應該是不少人的，因為你見出來只是跑那班人都很多的嘛，其實不是少人的。那麼其實這麼多種... 這麼多個不同的小group的人，其實他們[之間]的信任是從哪裡來的呢？其實就是我没法想像到他們那個情況是怎麼樣的。就是你沒有互信，你又做不到這些事情，但是你根本上不認識的，你又怎麼互信呢？其實是一個挺特別的行動。我相信是...不知道，就是突然間你要比較，我覺得是從人那個...那個組織去比較，其實是很不同的，我覺得那兩個[時段]。因為[2014]那時候還有一班叫做領袖，但是[2019]那時候那些所謂領袖已經...因為做事的人已經不會聽領袖講的嘛，領袖也都領袖不了... 就是這樣

G: [55:41] 這種默契在那段時間[2019年]才呈現到... 其實我都不太知道怎樣醞釀到這種默契出來，可能真的是基於這麼大的事件。那你覺得這種默契其實過了所謂[20]19的抗爭之後呢，其實還存不存在？或者會不會對往後有什麼影響呢？

S: [56:08] 應該我...我猜，嗯。我聽回有些人說...就是說當時真的是抗爭的時候，我不知道是真是假的，我也是有時上網聽到一些人說，就是說他們真的要出來的時候，他們每個就蒙著了跑出來什麼的。到第二天，好像若無其事的，每個人都回到工作，那些做專業人士的很多都說是這樣。那麼到現在，就算可能那個是專業人士，你不知道原來當天他出來衝過的。那麼到現在，隔了這麼久了，有多少人還留在香港呢？有多少人已經是在受審呢？有多少人已經很低調的走了呢？其實不知道。那麼至於他們本身還有沒有聯絡呢？其實我不相信沒有，但是我覺得那個機會可能不大的。因為其實... 如果有人抓過你的，電話[號碼]已經被人拿走了，你其實都不敢再聯絡的...可能那些組織已經瓦解了，但是我覺得他們是某年某月，如果大家還認得樣子、認得聲音的話，其實可能他們會見回大家的。還有你...當然覺得有不同的情況啦，就是事情好像淡化了，有些人就繼續要生活，也都要沉澱自己，不一定現在再好...就是好outspoken，但是也都有人可能是繼續在做的，不過也都很低調。就是有些人我相信他是... 想沉澱自己，不去理，就是可能有一點點不知道是不是創傷啦，又或者就是可能是想沉澱自己，先不再去碰這些東西，但不代表有朝一日他會浮上來。所以...不肯定是怎麼樣，但是我... 我是覺得隔了這麼久，其實...如果留在香港的，而又不是傻傻的那些呢，他...怎麼說？就是比如舉個例子，好像1989的那時候，那時候登報紙罵的，那些現在變成了[政權的]自己人啦。那麼我覺得，2019會不會有一班人原先是...和我們一起的，他會不會被同化了？會不會開始自己會覺得當日自己是很傻的，我應該要很愛國的，我應該要blablabla，然後接著他就突然之間打倒昨日的我呢？我會覺得...我不排除有，因為你1989發生過，我覺得2019你都會有機會發生的，差在有有有多少人是這樣囉。那這不奇怪的，不過也都不代表就是不發聲的人將來不會突然之間那團火會出來的嘛，就是大家都覺得2014、2016，以為大家會沉了的，誰知道2019會爆的？就是這樣。

G: [1:00:30] 我那邊香港的最後一個問題啦。夏慤道呢其實就是2014年那個叫做雨傘運動叫做開始的一個點啦，而那個啟動的原因是因為它[警方]在那裡施放催淚彈去驅散那些和平示威者。那裡作為一個起點，其實就是雨傘運動的一個起點，然後一直延伸出來...因為那裡也是在政府總部，所以很多抗爭的東西都是對著夏慤道政府總部那裡去做的。夏慤道這個地方，就是以一個爭取民主自由的一個... 這樣的議題，或者一個題目，你覺得夏慤道這三個字啦，在爭取自由民主的這個議題上面，你覺得它起到什麼作用呢？夏慤道這幾個字。是不是有一個指標性呢？一講到夏慤道就會想是要抗爭、要遊行呢？

S: [1:01:40] 我們知道那個脈絡是這樣走下來的話就當然會覺得夏慤道是一個...爭取自由民主的... 起碼是一個... 總之是一個點啦。我不肯定是一個叫做起點還是終點，還是其中一塊[基]石啦。總之它有它的位置的。OK。但是如果比較回現在的政府總部，其實最慘就是因為它的名字不是在夏慤道嘛，就是政府總部那個位置是在那裡，但是它不叫自己做夏慤道嘛。所以會不會好... 我傻傻地想，會不會就是跟夏慤道有一點點剝離了呢？當然我們由沒有那個政府總部在那裡的時候，其實我們都是在那裡的，總之那個範圍，我們就經常在那裡的啦。但是突然之間你政府總部在那裡而已嘛。所以它是是有個位置，但

是那個位置，因為附近改變了，那條路沒有變，但是附近的東西變了，所以會令到...那個關聯性啊，好像是不是會弱了一點呢？或者是...或者是怎樣去令到它扣得實一點呢？我是這樣想的，因為你後來已經有龍和道、有添馬公園，其實就已經大家記住了這些名字，就未必會再好記住夏慤道啦。但是其實它...其實是它那條路是比其餘的那些路...我剛才說的那些路...其實它的歷史是深一點的...因為你現在報新聞，其實大家已經說了添美道，因為那條路[附近]已經有新名了嘛，就是那一段有新名，那變成可能大家現在會聽夏慤道這個名字會聽得少了，所以引致到可能就會將那個跟整個運動或者不同時期運動的扣連會沒有以前那麼密，就是...我想到的是這些。

C: [1:04:44] 那我也想問，你來了英國，之後主要時間就住在Sheffield啦。那你有沒有曾經自己經過過這裡Sheffield的夏慤道呢？除了我們上次參加的活動之後

S: [1:05:01] 因為其實我不記得...兩年前？在Bloc Project那裡都有一個夏慤道[展覽]的嗎？好像是兩年前？

G: 一年前

S: [1:05:13] 是的，我去過那個[展覽]。然後我有去過，然後我就好像不知道是不是之前看過有些卡寫過。然後有一天，因為我沒有車的嘛，我經常走[路]的嘛。有一天我在Crookes Valley的公園逛逛，為什麼有個夏慤道在這裏的？然後原來傳聞中的夏慤道就是在這裡啊，就是這樣。但是如果那裡夏慤道是這樣，這邊是接近Wave嘛，這邊是Crookes Valley我是走這一段比較多的，我是走這一邊多，就很少走Wave那邊的。我就經常在這裡經過，我就是看進去，我就會在那邊，左邊看一下，其實這條路有多長的呢？究竟裡面還有沒有其他？是不是只是住宅來的呢？我就未正式真的走進去那條路，但是我就知道那裡是有條夏慤道，我也都沒有查過那條夏慤道那個夏慤是誰，但是至少我知道有條路名字完全是一樣的，於是就上次一起走的時候，我就說這條路真的很住宅而已，但有幾間房屋都挺漂亮的。還有不知道原來它有個箱子，有些人放一些書在那裡，還有不知道原來那個夏慤是跟香港的夏慤有沒有關係，但應該沒有的，不是那回事的？

C: [1:06:44] 因為英國人，我忘記了那個年份，他是一些國會議員，是一些重要的政府職位的，[指的是]這個Sheffield的夏慤，但是就不是香港那個軍事的夏慤將軍...將軍...不是軍事，是文職的。

S: [1:07:05] 是的，所以我知道這條路經常在那個‘篤’[盡頭]走過的，那次是第一次打橫走的。然後上次我就試一下山的時候，我就專程走向那邊的‘篤’(近Crookes Valley入口)，那個‘篤’是經常走的，但是打橫在裡面就走過一次

G: [1:07:33] 挺有趣的，其實都差不多

C: 是啊，是啊。謝謝你啊。那麼我們完了再按...你還有沒有東西要補充？就是譬如關於香港夏慤道的經驗，剛才也說了很多，然後在這裡，就是譬如剛才說了很多[20]14、[20]19年就是那個運動的一些想法。現在在英國有沒有一些延續的可能的？不過有些要扯遠一點的...但是另外就是說你經過Sheffield的夏慤道的時候你身體有沒有一些特別的記憶呢？上次和我們一起打橫真的是走進去

S: [1:08:16] 我有想過，就是我有回想那時候我在香港夏慤道做過些什麼呢？我在那條夏慤道沒有什麼可比性，除了那個名字一樣之外，因為...背景很不同，也都...因為其實我在香港夏慤道...那個不是很多很親身的經驗，都是去過幾次，真的是[社會]運動的時候去過幾次，還有平時在那裡出入。而變了在這裡[的夏慤道]，我不是很有那個可比性...我是想到，譬如舉個例子，就是說因為在英國，就是在香港夏慤道的時候，因為其實我們在香港經常都去看一些街名，是跟英國的街名是一樣的嘛，我是想其實香港不斷在變，我們香港的街名會不會最終被改動呢？不知道。就算香港這個名...可能...就是我經常見那些群組那些人，每個都說上大灣區、回大灣區，我在群組裏說，回什麼呢？人家不是說了香港是大灣區一部分嘛，為什麼要回呢？根本你就是[在]大灣區，你回什麼大灣區？人家就是想你[香港]變大灣區呀。所以其實可能早晚那些名字都...差在哪個...哪個長命一點，不知道啦

G: [1:10:12] 那我們這次訪問Sony就完成了，時間就是5點20分，謝謝